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六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十七

立政第八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辟人贅衣虎賁周公曰於戲休茲知恤鮮哉

熹平石經常伯常任辟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是今文尚書準人作辟人與隸古定本不同僞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

官王鳴盛曰爾雅辟法也蔡邕石經作辟豈以爾雅
辟訓法故與抑字相似而誤與
古文苑胡廣侍中箴曰亦惟先正克慎左右常伯常任
實為政首
又崔瑗北軍中候箴云赫赫將帥典總虎臣鷹揚旅武
闞然奮震贅衣近侍常伯之人
文選班固西都賦曰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
有專司○李善注云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
贅猶綴也
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歿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

案說文攴部云敀迮也从攴白聲周書曰常敀常任此所偁周書古文尚書也王氏鳴盛以爲敀字訓迮爲迫近之義正與經左右合段玉裁云漢人多作常伯不作敀此蓋許據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作伯段說是也馬鄭皆古文本字同作伯信敀字乃壁中故書矣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引楊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又籍田賦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又胡廣侍中箴以常伯常任並舉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宏恭董賢

爲戒是并常任亦爲侍中之職漢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此皆用今文家尚書說故與僞孔傳以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者詛異也古文苑載楊雄雍州牧箴云牧臣司雍敢告贅衣與班固崔瑗皆以綴衣爲贅衣古者綴贅通用字公羊傳君若贅旒然後漢書張衡傳作君若綴旒是其證也顧命篇云綴路在阼階西周禮鄭司農注引作贅路是知作綴者古文尚書作贅者今文尚書也尚書正義引王肅云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

敯猶暋亦作汶古音文聲昬聲敃聲同在第十三部

尚書正義曰釋詁云敯強也敯即昬也故訓爲強按此當云昬即敯也乃合疑正義所据經文本同般庚作昬與陸德明本作敯不同爾疋昬敯俱訓強而正義迂回如是者爾雅昬字乃敯字之假借故同訓強此正義發明爾雅如盤庚鄭注亦讀昬爲敯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度心灼見三有會心以敬事上帝

熹平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說

文火部曰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與蔡邕書石經文異許所偁周書據古文也正義本作灼見焯灼古今文之異蓋同部假借字耳王鳴盛曰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卓讀如卓文君之卓猶的也是卓有灼音故云从火卓聲汗簡云古文尚書作焯是也俊隷釋云蔡邕石經作會上文曰三有俊石經闕故于此言之據說文引作俊則石經非也喬樅謂據下文云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作維厥度心則此三有宅心當亦作三有度心度讀如圖度之度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曰度是也會

讀如計會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
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贅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秇人表臣百司大史尹伯
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纑烝三亳阪尹

孟子盡心篇趙注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
衣趣馬小尹

案趙注引書亦作贅衣是邠卿用今文尚書之明證
纑正義本作盧書古文訓本作纑攷史記錄坶誓文
曰微纑彭濮人是今文尚書坶誓篇然也則此文當

亦同坶誓作縕矣正義又引鄭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江聲曰案鄭注帝告釐沃敘云亳今河南偃師縣又案續漢書郡國志成皋爲縣名屬河南尹緱氏有轘轅關緱氏亦屬河南尹則成皋轘轅皆近亳也穀城有函谷關穀城亦屬河南尹則函谷亦近亳降蓋函聲之轉降谷即函谷也漢書地理志云成皋故虎牢或曰制隱元年左傳云制巖邑也則成皋險矣戰國策張儀曰塞轘轅緱氏之口則轘轅亦險要也水經穀水注云草澗水出新安縣

東南流經毋邱興盛墓東又南經函谷關函西關高險陜路出壓郭然則函谷亦險矣

文王維厥度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維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

熹平石經缺維厥度心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尚書也僞孔傳本維下有克字度作宅段玉裁曰凡今文尚書宅作度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今文皆爲度是其證也漢書敘傳曰西土宅心劉德曰書曰惟

象宅心今按尚書無此句必今文尚書維厥度心之

駁文也

亦越武王率維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茲丕丕其於戲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熹平石經受茲丕丕其於戲下闕

案此見隸釋漢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茲作此其

作基於戲作嗚乎茲此誼同其者基之渻文基从土

其聲古人文字每多渻借用之於戲則古文皆作嗚

乎也段玉裁曰按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

傳王恭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基與立政同其者語詞讀如姬故莽以語詞訓之今文尚書說也周頌夙夜其命其始也蓋古文尚書本作其與今文同後訓爲始乃加土耳艮說亦通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物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論衡明雩篇曰德豐政得災猶至者无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无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无妄之氣歷世時

王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　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閒之旨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主故敎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无妄之氣閒而主也水氣閒堯旱氣閒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之聖人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

案仲任引書時則物有閒之一物謂災物也隸古定本作勿僞傳訓爲毋與論衡文誼並異王鳴盛曰劉逵

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阨五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當从之僞傳出魏晉人擅改古訓非也不賑不至嘗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論衡作物今文尚書也訓爲災物今文尚書說也作勿者古文尚書也

於戲予旦以前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愼維正是乂之

熹平石經 上闕 旦以前人之微言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同隸古定本以前作已受微作徽與今文尚書不同王鳴盛曰蔡邕作微者論語撰考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注曰精微要妙之言然則作微亦通也喬樅謂微言與君奭篇蔑德同誼蔑亦微也蔑德者精微之德微言者精微之言也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度之克猶釋之茲乃俾乂

玉海藝文志攷漢儒所引尚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

繹之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與藝文志

攷所載文異段玉裁曰伯厚所採未檢得所出宅作

度由作猶今文尚書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德是罔顯哉厥世繼自今立

政勿以憸人其維吉士用勱相我邦家

熹平石經上闕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是

罔顯哉厥世隸古定本作不訓于德又哉字作在與

今文尚書不同尚書釋文云憸本又作㤿攷說文心部云憸詖也憸利于上佞人也从心僉聲又㤿字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冊憸㤿俱音息廉切二字誼同音同又言部云譣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許君於譣下引周書勿以譣人爲證則知上文所有立政用憸人亦同作譣字許所據蓋壁中古文尚書也何以驗之尚書釋文引馬融云憸人憸利人也馬以憸人訓爲憸利人與說文憸字誼同是知譣問之譣非此經本誼乃壁中古文假譣爲憸字故馬融讀從今文也然則作憸作㤿蓋皆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

異文矣又僞孔本作其勿以憸人據說文所引則勿
上無其字也
說文力部曰勱勉力也从力萬聲周書曰用勱相我邦
家讀若萬
案小徐本說文作讀與厲同玉篇勱字下亦引書勱
相我邦家與說文同僞孔本邦作國茲從說文所引
用勱相我國家
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欽哉敬敷訓典以服
朕命以勵相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案勵字亦訓勉疑此策命即用尙書立政語勱此作

勗當是三家尚書之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於戲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尚書大傳雒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

案伏生大傳此二語疑即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尚書本如是也

熹平石上闕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東觀餘論亦引文王之鮮光耿作鮮蓋三家經文同攷說文耳部云耿耳箸頰也从耳烱省聲杜林說耿光也從光聖省聲凡字皆左形右聲杜說非也案後漢書杜林傳言林於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志之林說耿光之訓必本古文尚書說然耿之訓光非其本誼當即熲字之假借釋詁熲光也熲耿音同耿從烱省聲烱光也故古文即假借耿字用之許君不從杜林說者謂耿當从烱省聲非从光聖省聲也今文作鮮光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雒誥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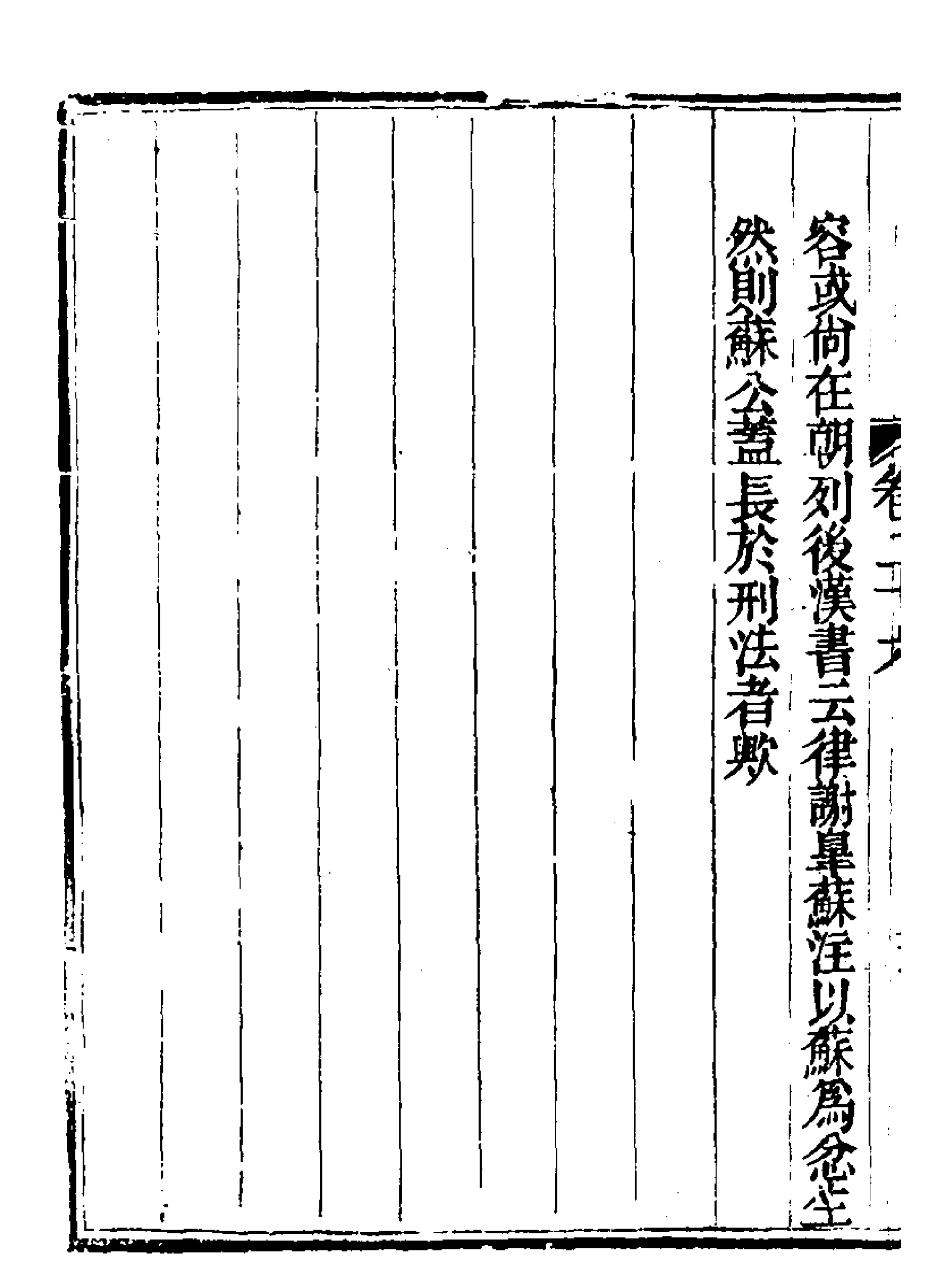
旐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輿馬號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瓠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竊謂古文尚書以耿光二字聯文耿亦當訓明王逸楚詞注云耿明也光也是耿有明義與今文尚書字異誼同江聲曰方當爲旁旁溥也段玉裁曰齊語以方行於天下韋昭注云方當作横明道二年本如是近本作方猶横也玉裁按横讀古曠切充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

弼興治成湯佐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此皆明王
聖王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列用中罰

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
案左傳成公十一年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國於蘇其地
卽溫邑也隱公十一年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
溫等十二邑杜預注云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
溫今河內溫縣是忿生於武王時爲司寇此時未久



容或尚在朝列後漢書云律謝皐蘇注以蘇爲忿生

然則蘇公蓋長於刑法者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七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三十一

顧命第九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四

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漢書律厤志曰三統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案此今文尚書也三統云者劉歆說也尚書正義引

其云二十八年詩烈文正義引鄭顧命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端王鳴盛曰詩疏引鄭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於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年

四十九也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雒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雒誥歆乃并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鄭既分爲兩年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與歆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一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於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尙書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

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江聲曰僞孔本作王不懌釋文云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當讀爲庶幾說釋之釋不釋猶不豫何休公羊桓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曰不豫則言不釋而疾意自見矣喬樅謂今文尚書不豫上多有疾二字古文尚書無之馬據今文以解古文故以不釋爲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沬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漢書律麻志顧命曰甲子王乃洮沬水作顧命

說文水部云沬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湏云古文沬从頁

又几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

案隸古定本尙書洮作頮凭作馮釋文云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馬訓頮面與說文合許云古文作湏則作沬者是尙書之今文矣凭讀若馮馮與凭同聲故讀如之段玉裁曰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尙書違失事四成王疾困凭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案此爲濯之上葢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下文云此字虛更作

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而於字義必求是繙乃云天子頮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洮頮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𣲽頮在內也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珧字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頮說文小篆作沬古文作頮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今說文作須乃是譌字尙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不誤凭是正字凡作憑者皆同音假借字今本作凴此衞包改也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案據仲師注所引顧命是今文尚書凭有作馮者此三家之異文也

中論法象篇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江聲云禮視朝則皮弁服此時顧命以傳重大事比視朝加一等故服元冕然則服元冕者亦加敬

事之意徐餘中論正說此經之誼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熹平石經乃缺召太保下缺

師伯　師氏龍臣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尙書作彤伯龍臣尙書作武臣

案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唐人諱虎爲武武臣卽虎臣也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邵公百八十

王曰於戲疾大漸維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祚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

漢書倪寬傳寬奉觴上壽詞云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袌重光謂日有重日也

案重光專就日言是尚書經師之說兒寬治歐陽尚書故其說與五行傳同又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日月光依孝經說是由王者之德所致故以歸美文

武尚書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馬亦用今文家說重光得兼日月星言者月星與日晝夜代明故當兼言之也伏生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日重光二月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是喻帝德光明者兼日月星也漢書律厤志云淳于
陵渠復覆太初厤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
皆與馬融說同書君奭篇曰天休滋至然則文武盛
時蓋有此瑞矣文選鍾士季檄蜀文曰奕世重光李
善注云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又陸士衡
皇太子宴元圃詩曰體輝重光李善注云尚書曰昔
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李善兩引尚書一作昔先君
一作昔我君今正義本但作昔君者李所據本與正

義本別歟

班固典引曰宣二祖之重光

冀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

熹平石經上缺通殷就大命在下缺

案此漢石經尚書殘碑字見隸釋及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達殷集大命與今文尚書異段玉裁曰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禹貢達于河達于泲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如毛詩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達讀如撻

在夏后之詷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言部曰詷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又辵部曰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案僞孔本作在後之侗尙書釋文云侗馬本作詷云共也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作在后之詷無夏字玉海秇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韵會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亦無夏字喬樅謂說文引周書疑是據今文故作在夏后之詷江聲云禮記祭統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訓同爲詷亦取

其誼也在夏后之嗣者謂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也

僞孔本作後非是

淮南主術訓曰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畧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案據淮南子云云則此篇所謂嗣守文武大訓者卽文武所著於明堂之訓也下文大訓在東序亦卽此

文武之大訓可知矣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爾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勖贛於非幾

隸釋費鳳碑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

案弗不古者通用據費鳳碑作不悟即本顧命篇語疑今文尚書是作不興不悟興起也不興不悟言必死也又僞孔本尚書冒貢於非幾釋文云馬鄭王作勖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馬云贛陷也此經馬鄭王本三者皆同是知今文古文並無殊異僞孔本非是江

聲曰說文力部云勖勉也从力冒聲是勖以勉爲誼。以冒爲聲。勉誼不可以施於此文而古字或假借謂依聲託事也禮記緇衣引君牙作君雅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雅从牙得聲而遂借爲牙此經勖字亦以从冒得聲而遂借爲冒、易繫辭云冒天下之道虞翻注云冒觸也爾無以釗勖贛于非幾者謂女毋以釗觸陷于不善也王鳴盛曰說文贛从竷省聲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贛訓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勖贛也。段玉裁曰釋文云馬鄭王作贛音勅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戇

也說文心部曰戇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戇汲
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集韵去聲三用曰戇亦省
作贛丑用切此本尙書音義也聲類韵集丑巷切與
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
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贛從貝竷省聲竷苦感切說
文引詩竷竷舞我即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
古注漢書曰贛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
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傳贛諫讀如坎即
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喬樅
謂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此經

勖讃肅讀獨與鄭同者蓋鄭本用古文故肅從之馬
訓讃爲陷與公羊傳及白虎通合蓋從今文尚書說
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勖作策命魏公曰宏濟于艱難
茲即受命還出贅衣於庭

熹平石經上缺非幾茲卽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字如此隸古定本作茲
旣受命還與今文字異贅衣隸古定本作綴衣今據
立政篇綴衣今文尚書作贅衣則此經當亦同作贅
字也

越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黎庶隕涕涕內悲涼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案僞孔本尚書但作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云安民立政曰成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曰成王二十八年崩則王本亦有成字與馬本同是古文今文皆作成王崩也攷周官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君釆

鄭司農注兩引顧命文一有成字一無成字仲師

引皆今文尙書不當歧異其無成字者段氏懋堂以

爲或後人依僞孔本删之王鳳喈孫詒穀皆云天府

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歟

釋名釋喪制曰人死氣絶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士曰

不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壞

之聲也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硼聲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髦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

迎子釗於南門之外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仲桓南宮毛仲中毛髦古皆通用字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歛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逆子釗逆迎古者通用周禮巾車注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同作逆字禹貢逆河馬班皆作迎河金縢篇曰小子其新逆鄭注云史自新迎說文辵部曰逆迎也从辵屰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是也

延入翌室恤度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注云尚書曰延入翌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

案翌室正義本尚書作翼室此與上文翌日今本作翼日皆衛包所改也段玉裁曰僞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也則其字必本作翌翌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衛包妄改爲翼非是後漢書章懷注引尚書云云此本蔡邕典引注也蓋蔡氏引尚書延入翌室郞度宗而申之曰度居也宗尊也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尚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凡古文尚書宅字今

文尙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衣資衣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

熹平石經黼衣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字如此段玉裁曰此今文尙書也詩公劉旣登乃依鄭箋云依或扆字見釋文然則古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喬樅謂依或扆字則此黼衣乃黼依之省借黼依卽黼扆也

如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引顧命仍几爲證是其省借之例也

牖間南鄉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大貝仍几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

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案據鄭仲師說則讀乃爲仍是讀從顧命之仍几此所引今文尙書也說文首部云莧火不明也从首从火首亦聲周書曰布重莧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尙書釋文引鄭云蔑析竹之次靑者不用生將席新鬼神之事故也攷篾乃俗字鄭本實作蔑蔑猶微也蔑微之訓與說文莧火不明義近許據壁中古文故字作莧鄭從伏生今文故字作蔑許君讀莧與蔑同是從今文以正古文之假借也布敷古相通用說文引古文作布今文則皆作敷僞孔本亦作敷此攺從今文尙書也釋文引馬云蔑纖蒻正義引王肅注云纖

蒻苹席蓋蒲席也皆訓蔑爲纖纖亦微也說文云蔑席纖蒻席纖當亦纖字之譌說文艸部云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也段玉裁云蒲子猶子蒲謂蒲之稺嫩者或改爲蒲本非也世謂蒲平劉熙釋名云蒲平以蒲爲之其體平也此所謂蒲與左傳言董澤之蒲同蒲可以爲箭幹亦竹之類故鄭以析竹次靑言之下文底席正義引鄭云底致也蔑織致席也謂底席視蔑席而又加織致者玉篇⿱艹底字下引書云敷重⿱艹底席孔安國曰⿱艹底蒻苹也本作⿱艹底按作底者是底席與蔑席豐席一例皆言席精麤之別加艸作⿱艹底乃俗字耳釋文引馬融云底靑蒲也正義

引王肅注同攷漢書史丹傳云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注以爲青緣蒲席是知着言綴純蓋謂綴以青純也豐席畫純正義引鄭云豐席刮凍竹席段玉裁云今本作刮凍凍當是湅之字誤湅治也刮湅謂刮治使色澤姣容可觀故曰豐席也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又引王肅注云豐席莞攷詩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也又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禮記深衣有純以青純以繢之別然則席之綴純亦即青純畫純亦即繢純矣筍席正義引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筍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釋文引馬云筍箁箬攷說文竹部云箁竹箬也箬字云楚謂

竹皮曰箸是馬亦與鄭合據此知今文古文並無異
解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
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越七日陳寶赤刀
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
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
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案賈疏引鄭顧命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今攷說文亾部云案藏也呆古文保周書曰陳案赤刀許君所偁古文尙書也書正義引鄭注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周禮注鄭司

農所引顧命文均不作枲字則是仲師及康成皆從
今文也說文玉部云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
玉鄭說與許君合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
有國泰顛來賓河出錄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
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
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然則
此云河圖兼有周家及前代之錄圖故鄭康指帝王
聖者所受也文選典引李善載蔡邕注引尙書曰顓
琂河圖雒書在東序江聲據之以所引爲今文尙書
故與古文不同喬樅謂江說非也蔡所引尙書當是

尚書說古帝王受河圖者非獨顓頊前有伏羲受河圖見漢書五行志後有堯受河圖元龜負書止壇舜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尚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圖見博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尚書之說所引文句或更有脫佚不得以爲即今文尚書也觀鄭司農天府注引顧命陳寶云云與馬鄭本同則知今文尚書經無顓頊雒書等字也

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二字舊脫今增之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案文選褚淵碑文曰餐東野之秘寶李善注云雒書天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段玉裁云尚書大傳天子賁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庸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也喬樅謂據尚書緯引顧命文作天球河圖在東杼益足證今文與古文並同段氏知緯書皆用今文而猶以蔡引尚書顧項雒書等字卽古文尚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駁文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耶伏生

壁藏之尙書經秦亂後雖亡失其什七八然二十九篇書固完好以教於齊魯之間其後孔壁中古文旣出子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兒寬嘗從孔安國受業三家尙書之學皆出於寬閒有文字小異訓詁稍別者要亦經師相承各守舊說甯失之固而不肯輕變家法蔡邕當熹平時嫉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與楊賜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册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段氏乃執李善所引蔡邕注語謂邕據今文尙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未免失之苛矣

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旣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尙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

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象今注疏本誤作金非是不陳金路金今注疏本誤作象非是木路草路者王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贅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尚書家說以贅路次路

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戉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案尙書綦弁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綦音其馬本作騏云靑黑色攷詩曹風正義引顧命云四人騏弁鄭注云靑黑曰騏是鄭本尙書亦同馬作騏弁此從今文也王肅本作綦是從古文尙書肅好與鄭立異馬鄭說有不同者王必從馬而違鄭此經馬

鄭皆從今文作騏故王肅獨從古文作綦也詩正義
又云鄭於曹風箋謂騏當作璂以玉爲之於書顧命
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
毋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
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士弁
飾之文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
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故知顧命之騏弁正是弁作
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喬樅謂馬鄭皆以騏弁爲
青黑色王肅獨云綦赤黑色按赤黑乃爵弁之色若
騏弁亦作赤黑色則與爵弁何別王說非是爵弁爲

孔本作雀弁據詩正義引顧命作爵弁是依鄭君本今從之

說文戈部曰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从戈癸聲

又金部曰鋭侍臣所執兵从金兊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兊

案今本說文鋭字作鈗王鳴盛曰楊雄傳長楊賦有云兊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佖按字書無兖字今俗以爲兖州字兖州本作沇此兖鋋合作鈗鋋漢書相承誤爲兖字如湻乃云兖括也師古依孟

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鋋小矛同可傷矣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末臣佖者宋祁謂是張佖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鈗字與鋋字相次則佖說是也段玉裁曰佖云說文鈗字與鋋字相次又按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鋭孔安國曰鋭矛屬也疑舊是作鈗後傳寫作鋭耳說文鋭芒也亦與矛不類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鈗字有鋭字與鈒鋋鏦鍛以類相從汪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强所增而徒會切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一人冕執鋭也廣韻十七準無鋭字十四泰鋭杜外切矛也又弋稅

切集韵十四太鋭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韵略黄氏
韵會九泰鋭徒外切矛屬音與玉篇合然則作鋭而
讀如兌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鋭字陸氏釋文
鋭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鈗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
未必有鈗字廣雅釋器說矛有鋏鋋𥍯卽鉈而無鈗似
魏時說文亦無鈗字又在玉篇之前矣說文鈗字當
依尚書作鋭音徒外切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鋭矛屬
許氏說文音兌廣韵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鋭利之
鋭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韵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
說文善本作鋭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兌聲周書曰一

人兌執銳讀若兌也而讀若兌之下或當有一曰芒
也四字後人以徙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鈗遂
移徙分道耳段說是也今從之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
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玠圭上宗奉銅瑁由阼階
隮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
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
死後加也以尙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旣殯而卽
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

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
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
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
君也釋冕藏銅反喪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
之長大宗伯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
人奉同一人奉瑁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
傳奏鄭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月字似同從誤
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柘謂酒柘甚違不知蓋闕之
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柘誤莫大

爲馬融訓詁亦以爲同大同天下今經盉金作銅就
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今按
虞翻說非是王鳴盛曰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酒者
故鄭以爲酒栢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彼同
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於圭瓚禮記祭統云君
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太保以酢
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也
假如翻說則下文乃受同瑁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
下文用以祭用以酢用以嚌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
瑁乎斯大謬不然矣江聲曰古瑁字作玥見說文玉

部曰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曰部以曰爲古瑁字非也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俱升自阼階明非尋常之酒器圭瓚則宗廟之中酌鬱鬯以祼先生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二說申明鄭義足以折翻之駮難矣喬樅謂訓同爲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汪以同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尙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又翻所言今經葢金就作銅字與白虎通稱尙書乃受銅瑁吉冕服受銅稱王釋冕藏銅反喪服正合然則作同訓爲酒器者葢歐陽尙書所傳伏生之本也葢金作銅者大夏侯尙書

之本也白虎通多用大夏侯說其以銅字訓爲天子副璽者當是小夏侯之說此三家尚書之文誼異別者也

白虎通紼冕篇尚書曰王麻冕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介乃玠字之叚借許引周書曰稱奉玠圭段氏玉裁以爲卽引大保承玠圭句又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喬樅謂據說文知今文尚書介字當从玉作玠近刻說文玠下引書但作介字非是

又案白虎通引尚書乃受銅瑁又言吉冕受銅又言羣冕藏銅則所據三家今文實有同字益金作銅者攷漢書律麻志言六律六吕本黃帝使泠綸取竹之解谷制十二筩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迨後其法皆用銅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取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故周禮以典同名官當亦取律吕之義此王所受同許鄭均改爲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

中瓉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存爲質飾以金玉此皆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旣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於震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瑁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

下言之卽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尙書之說也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嘗非之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

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習小夏侯

尙書者今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之副

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

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

經之銅瑁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

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

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之冠也十一月之時

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

翮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翮張而後得牙故謂之翮

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

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葱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葱也緫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淸無魚人察無徒明不極知下

案尚書大傳載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領者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是冒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大傳又言黃

帝始制冠冕垂衣裳則以麻爲冕蓋始自黃帝史記言帝堯純衣黃收索隱云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象古質素也據此知唐虞冠冕同名爲收夏后氏皀

沿唐虞之制也

蔡邕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

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皆七
大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凭玉几導揚末命
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對揚文武之
光訓

漢書敘傳曰末命導揚

案凭字說已見前臨君周邦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
作君臨周邦竊以爲作君臨者是也今本尚書或傳
寫者誤倒之對揚古文作答揚段玉裁曰凡古文尚
書答字今文皆作對如雒誥奉答天命尚書大傳作
奉對是也此下文王再拜興答曰白虎通爵篇亦引

作與

王再拜興對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銅瑁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白虎通爵篇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據鄭注明以同瑁爲二物虞翻乃謂同是冃之誤字其亦不思而已矣段玉裁曰鄭君訓同爲桮則

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𡧃大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倘如仲翔改作上宗奉冃瑁。乃受冃瑁。則三宿三祭三𡧃者果何物乎。且以下同字冃皆更爲冃乎。大保受冃降以異冃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悖謬甚矣

王三宿三祭三𡧃

說文宀部曰𡧃奠爵酒也从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𡧃

案尙書釋文云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𡧃丁故反奠爵也馬本作詫與

說文音義同正義曰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元云徐
行前曰肅却行曰詫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喬樅謂作宅者古文尚書也觀下文云大保受同祭
嚌宅授宗人同尚作宅字可證古文本作宅矣馬本
作詫者詫之譌字也陸本作咤者詫之或體也玉篇
宀部曰詫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詫
孔安國曰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吒據玉篇
所引云云是僞孔本亦作詫字矣然則馬本作詫者
蓋讀古文宅字從今文之詫也別本或作吒字後人
傳寫譌詫爲詫又譌詫爲咤耳釋文言馬本作詫音

義與說文同足見馬本原作託字後人不能辨別託詫之爲二形遂誤託作詫說文所載託字蓋據今文尙書以託訓奠爵酒奠爵必却行復本位故鄭云却行曰託與上文王三宿宿卽肅也祭前行曰肅相對成誼進爵必前行離本位既祭乃奠爵必却行復本位許鄭誼實相成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醋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

說文冂部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大保受同嚌故从口史籀亦以从口

又口部曰嚌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嚌
案譌孔本尙書作秉璋以酢釋文云酢才各反王鳴
盛曰酢當作醋說文酉部云醻主人進客也或作酬
醋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酢醶也倉故切酸酢也素官
切今俗醋酢相亂當據說文正之王說是也釋文又
云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攷說文宀部云宅所託也
重文厇云古文宅庑云亦古文宅厇與詫形近音同
古文作厇今文作詫厇即宅字故譌爲者以詫譌作
詫也徐音宅殆故反則讀宅同度古者宅度二字本
相通用段玉裁曰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尊韵十

一暮曰度或作厇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吾捻謂此宅字亦即上文三詫之詫古文作宨今文作詫璗太保受同祭酒嚌㱃之後亦必却行復本位以同授宗人而後始拜也宅字得訓為却行者蓋與跿字義近玉篇足部云跿䟫作前乍却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跿䟫轕容以委麗兮注張揖云跿䟫疾行五刖郤也類篇云跿或从厇作䟫厇即古文宅字古字多通借厇疑即䟫之省文今文尚書作詫蓋以音同假借為宨字宨亦即古文宅也

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

門左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皆黼黻衣黃朱紱

白虎通紱冕篇曰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紱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紱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黃朱黃朱亦赤矣大夫葱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紱葱衡士靺韐朱赤者咸盛色也是以聖人埀法之紱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用為紱服百王不易也

案今本白虎通字多譌舛不可讀兹據段氏玉裁所訂正者如此段氏云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與今文尚書合古文尚書作市乘黃朱與今文異按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紱此正用今文尚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紱同市亦作韍蔽厀也假借作紼芾茀紱朱紱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紱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黻注本云朱黻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又作紱其音同今本舛誤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賓稱奉玠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無玠字段氏玉裁以爲許所引周書爲上文太保奉介圭之句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王鳴盛云古文尚書無介字此僞孔氏

所刪去也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鎭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去介字但崧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言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於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也江聲曰介圭卽命圭此經偁奉介圭兼幣是覲兼享禮故庭實俱設與常禮不同介珪固是命圭不妨幣中别有享圭也喬樅謂江說以介圭卽命

圭其誼是也韓奕詩明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言以其介圭則實爲韓侯之命圭而非享禮中之圭幣矣玠圭雖指尺二寸者言之然諸侯之命圭亦不妨通稱天子曰鎮圭公侯伯又有桓信躬之別其稱名固自不同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維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維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

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立賞罰以定其功尚書大傳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不可溷爲一王伯厚偁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攴部曰敷㪿也〔攴尃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〇

又曰𢻱敷也从攴也聲讀與施同

案經傳敷皆作敷漢碑多從寸作敷段玉裁云五經文字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万

寡命與康誥寡兄大雅寡妻同訓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案尚書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古文今文分篇之各不同也僞孔本以王出在應門之內分爲康王之誥正義曰伏

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報告異篇失其義也攷馬鄭王本皆孔氏古文之舊今本乃僞孔傳妄改孔頴達曲附之無識甚矣江聲曰馬鄭二公皆非輕改舊章者蓋必孔氏古文實是二篇而馬鄭從之也今案敘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明非踰年卽位而誥諸侯也且必推本成王崩言之明是成王崩未久時事然則尸天子謂王天子之位卽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遂誥卽在應門

而誥也是則康王之誥卽此王若曰以下云云非别
有逸篇也
又案詩周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須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廵狩
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旣事遣之衛服
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
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

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誥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案僞孔傳本尙書無作冏今據漢書谷永傳引經及後漢書荀彧傳彧勸操語皆作無不則知今文尙書

本然也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酺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案酺本傳言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從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則酺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注云東觀記云充與光武同門學及光武紀言學尚書於中大夫許子威資用乏絕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然則知光武及許子威暨韓生皆習歐陽尚書矣

又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〇

注尙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王釋冕喪服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

案段玉裁云白虎通引無反字蓋今文尙書也喬樅謂此不然也白虎通引尙書無反字當是傳寫者脫佚據下文云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有反字無服字則知上文誤脫去反字下文又誤脫去

服字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鄭說亦與白虎通合經言王反喪服而未及羣公故鄭言此以補經所未備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

案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卽位文阿議曰千人無君不

敗則亂當隆周之日公且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卽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王慮社稷之艱難文阿此議與白虎通說康王在喪情事相同康王麻冕受策召公當卽援成王故事蓋三家今文尙書雖亡而佚文遺說尙有散見於他書所引者故文阿得據以爲言也